

空軍入伍甘苦談

鄧 醒 吾

讀中外雜誌一九八期王振霞先生「巴山萬仞、志士如雲」，使我不禁回憶起三十六年前那些苦痛多於歡樂的日子，一幕一幕地重現眼簾。

同仇敵愾立志從軍

七七事變，抗日戰爭爆發，我還是童年，在家鄉湖南讀高小（今制國教五、六年級），爲了躲避警報，老師一早就率領我們到城郊山野林間上課，下午四時左右才回到學校。那樣不安定的教學，績效當然不好。起初覺得滿好玩，但長時下去，就感到乏味，更對日寇萬分憎恨！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夏天，湖南淪陷，日本鬼子只佔領城市的交通點線。他們對中國堅壁清野的抗戰策略最感頭痛，由於戰火，工商停頓，物資缺乏，日本鬼子的食物成了問題，尤其新鮮肉類，只有利用晴天下鄉擄掠，抓雞鴨、活割豬腎和牛腎，無視於牲畜的流血悲鳴。日寇還姦淫婦女，殺人放火，無惡不作；令人髮指，凡接近城鎮、和在交通線附近的鄉下都不得安寧。每逢好天氣，大家一聽到有點聲響，即將老幼婦女送到山區親友家裏躲避，年富力壯的男人，則在家屋附近隱藏保產

，遇到能在日軍身上撿點便宜的機會，大家也絕不放過；因此日本鬼子不敢單身離隊或三兩人下鄉。我們熟悉地形、佔有地利，同時對任何情況，鄉人不管識與不識都會互相通報；鬼子的武器雖犀利，也難發揮威力，不過大家誅殺鬼子後，最怕他報復，日寇下鄉殺人擄掠，臨走更放火燒燬村莊，損失慘重不在話下。在這種無止境的生靈煎熬下，在我幼小的心靈中，萬分的痛恨日本鬼子，決心從軍報國，雪恥復仇，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日寇投降，抗戰勝利，我已快到服兵役的年齡，雖然抗戰勝利，仍然嚮往於軍旅生活，熱望能担任保國衛民的工作。

離鄉背井投奔首都

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底，我們一伙十七至二十歲的同學青年好友十人，分從家鄉到縣城集中，隨同鄉中長者坐汽車到長沙，住宿一晚，第二天便乘火車赴漢口；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，深感興奮，自不待言，途中遠眺浩瀚的洞庭湖，帆影片片，雲夢古澤、江水蕩蕩。抵漢口車站，看到那些如狼似虎的紅帽子搬運夫，恃強爲人搬運行李

；我們這些怯生生的鄉下土包子，只有各人緊抱着自己的小行囊，擁作一堆。在江漢關，我們看見碼頭工人辛勤的拉車，口裏嘿呀嘯！嘯咯嘯的叫個不停，感到非常新鮮、驚奇。

在漢口購買船票要待上兩天，我們不敢遠離，只能在旅館附近三三兩兩閒逛，倒也自得其樂。那時沒有達官貴人的關係，在民生公司購票很不容易，甚至連一週內的統艙票都買不到。在船的兩舷走廊或樓梯下，誰先佔得寬一點的位置，誰就可以享受較舒適的旅程，這些狹隘的空間，睡覺雖不理想，但展望沿江風光却享便利。這是我第一次乘坐江輪，欣賞江豬在水面翻躍，看江心聳立如削的石山，安慶燈火如畫的夜景，甚至船員拋鐵錘、測水路，樣樣都感到新奇；如非疲倦欲眠，總不肯放過任何可看的事物。

抵首都南京，我們住在明故宮機場鄰近太平路間的旅館，適趕上空軍官校、機校、通校、測候（氣象）班聯合招生，各人依照自己的志趣和學歷去報名。記得在體檢時，有一項目力平衡測驗，水平注視目標，左右兩根線拉動調整，使目標物並排一處，許多人給難倒了。考試後，在等

放榜的半個月裏，我們每天都約同趣味相投的鄉，三三兩兩，遨遊中山陵、明孝陵、玄武湖、秦淮河……。記得踏上中山門的柏油路，全不着力，像半乾稀泥樣的隨脚上下，大感奇怪，聰明的同伴肯定地說，這底下一定有橡皮或彈簧墊着，我不明所以，只得半信半疑。在中山陵石級頂頭的兩邊，各有一株樹，光圓如覆碗，看不出有人工修剪的痕蹟，也大嘆天地造化的神奇。陵寢建築宏偉肅穆，沒有人警衛；我福至心靈地進入廳裏，向長方黑墩行三鞠躬，摩挲着它，不知是石是玉。我未能瞻仰 國父遺容，認為是此行的最大遺憾。出靈堂大廈，佇立在台階上，遠眺首都平原，除後面鍾山聳峙外，成扇形盡收眼底，心中感覺到一股無以名之的開闊感，我想引吭高歌，又想咆嘯大叫；此情此景，我會比擬過故鄉的山水，但因剛剛踏入這個花花世界，還沒有空閒去想家哩！

考取官校飛蜀入伍

我看到榜上有自己的「大名」，即依限如期報到。招生處指定各人的睡位，並每人發了點錢，大家都欣喜無似。我還記得當時打開自己的行李躺下，望着屋頂出神，想到不要交錢而有飯吃、有地鋪睡，沒有臭虫騷擾，多麼高興！同時覺得自己再也不必靠父母接濟了，有種自立、成長的喜悅。

勝利後的四川景況，西遷機關都已陸續南下，但空軍各學校仍留成都。在南京報到後，即待機西飛，三月底，在明故宮機場空運第一大隊登

機赴川。坐飛機，我嚮往久矣！有種如願以償的快慰。我們坐的是種C四十六運輸機，一行共有四架。機艙的兩邊有鋁條座位，像GMC載重車的活動椅，坐得並不舒服，窗孔小，展望有限，引擎的吼聲，震耳欲聾；飛機發動升空，大家伸首小窗，瀏覽大地美景，看房屋、城市越來越小，成點成堆；白雲如絮，向後逸飛，有時像已擦上自己的鼻尖，嘆為觀止，也憧憬着未來的歲月而微笑。可惜好景不常，伙伴大多覺得腹內作怪，這也是種前所未有的感受，掏出預發的紙袋，吐個不停，連黃苦水都嘔了出來，一身疲憊無力，宛似大病後的虛弱，再無與緻張望了，是夜，宿於武昌基地營房。

次日，登機繼續西飛，不久一再攀升，蜿蜒長江、白頭巫山……不敢多看，只覺心臟一忽兒從腦門飛升，一忽兒掉入十八層地獄，這個罪更大了；暈機的情況，比昨天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且普及率奇高，昨天充英雄的好漢也加入了呻吟陣營。午後飛抵重慶近郊的白市驛機場，進入暫編一隊待命。這些營房在機場右邊，都是茅屋泥籬、三合土地，成列成行，大多破損空置，據說是抗戰時的美軍營房。隊長官宣布：不能遠離，可在附近自由遊玩，準時開飯，下一目的地是銅梁縣舊市壩總隊部，接運車輛隨到隨走。我們在白市驛等了一週，到銅梁城北暫編第二隊，再等待到舊市壩的通知。

到了戰時陪都重慶

在白市驛時，一個晴朗的週日，我們部分好

玩樂的，曾請假到重慶去觀光了一次。白市驛到戰時陪都的三十里山道，在光禿的石山中盤旋上下，除到山頂窩谷近浮圖關小段可見樹木外，其他似草木不生，這是渝蓉公路的首段，戰時曾有人車輻輳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風光歲月。可惜現在走上三個小時尚未見人車。我們去時是在機場乘空軍便車，回來用的十一路一步一翻山過坳走回的。復興關、舊名浮圖關，逾勁大字刻在石上，位於渝市後山之巔，形勢險要。下山近江邊的公路上下山坡，只要能建屋的地方就有房子，情況有些像台灣梨山的果園，這些小屋子多已門庭深鎖，有些並已窗破瓦爛，一幅淒涼的景況。重慶街市已無戰時的熙熙攘攘，我們漫無目的地四處溜躑，憑弔那些曾為國家作過偉大貢獻的史蹟。這時市塵已恢復往日的悠閒，物價亦已廉宜大眾化。回頭的路上，我們俯瞰江水滔滔，緬懷悠悠歲月，浪淘多少英雄豪傑，如今只空餘惆悵。

我們在暫編二隊裏甚為輕鬆，雖禁止外出，每天出操、唱軍歌、整理環境等。也曾集體到銅梁縣城各處參觀。

暫編二隊位於銅梁城西北渝蓉公路旁，大足公路交會丁字路頭，門前是個小型機場，可降輕便飛機，據云以前曾是青年軍某師操場，營房為一幢兩層樓獨立洋樓，有圍牆，為這個小機場的辦公處所，現在作了我們的隊部，營房左前方五百公尺處為縣城一隅，銅梁女師高踞山頂。營房右後方為約十公尺高丘陵，整理環境中計畫作隊上花園，刈草夷平，挖出石板，準備作架設桌椅

之用，當拾開石板，發現為深約兩公尺、一公尺見方隧道，內迴環並排數條、頭尾相連，地面石板上平躺着骷髏，聽說是墳場；據云川人出葬，將坡坎一頭石板移開，屍體推入，不埋棺材，封上石板，外實以土，野草生長後，看去像自然小山，沒有一般傳統坟墓的外形。這次白骨的發現，給我們以後一個多月輪值晚上衛兵時，構成了無限恐懼。記得一個月色淒清的晚上，我第一次當哨，那是單哨，我不敢回頭看後面小山半眼，儘量遠離陰黯的地方，站在門外光亮處，讓月色洒遍全身；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，此情此景真是貼切極了。遠望左前坡上的女師，編織綺麗的故事，心雖懼怕，兩小時也過得很快。暫二隊長長為崔少校，他的名字已記不起了，人很慈和寬厚，使人如沐春風，至今還時常想念他。

挨過入伍生第一關

空軍入伍生總隊長為勞聲寰上校，已來台，曾任職軍人之友社少將總幹事。總隊下轄大隊、中隊、區隊、班，為三三制，隊職官由中校、少校、上尉、中尉，其任務為將各校招收的文學校青年，在入校前賦予軍事常識，它也是鍛鍊其精神、體魄的洪爐。每天早上升旗、晨操，飯後，上午四小時制式教練，午睡。下午受四小時文科複習教育，晚間自習、就寢。上午的教練，已消耗不少勞力；晚點名後，還會跑五圈十圈，沒有你想家的時間和精神。一躺下去，便呼呼大睡，很少做夢。起床號叫醒時，又精神百倍。

八年抗戰，破壞太大，民窮財盡，發國難財

的只是鳳毛麟角少數中的少數。勝利復員，交通工具調配繁忙，雖然各地需人孔殷，各校畢業生分發到新單位的報到時間，配合不易，交通工具、房屋、器材、人力一期接一期交替不當，一切在等待中虛渡光陰。故從入川，暫一隊、暫二隊固然為因應情況特設，入伍期滿，各校派員來銅梁測驗，覆試淘汰，送成都本校各班隊，以至畢業分發，也無時無地不等待。因此三個月入伍，實際都在六個月以上，我那一隊長長達九個月。記得在暫二隊，隊長宣布入伍命令，行李先行裝車運去，我們徒步行軍到舊市壩去，雖然空着雙肩雙手，但一口氣走十八里，對一些剛離文學校、未經訓練的小男生而言，並不輕鬆。走着走着，馬路像延伸到無盡的天邊，直到公路兩旁出現了「民族復興路，空軍第一關」的精神堡壘，這才放下心來，「我們終於走到舊市壩了！」

舊市壩院子作隊部

舊市壩三面丘陵，右方從銅梁來的公路，通過總隊部到大足，左面橫貫大操場不遠處是雅溪，再前進約五里，即為高聳的巴岳山。大操場在舊市壩盆地偏左，盆地周圍約三十里；川人的住家叫「院子」，「院子」散落在盆地四周山脚，營房都是院子略作修改；各院子自成格局，有各自的天地，方方的、四面是房間，中間為天井，天井約佔面積的五分之二。光亮平坦的三合土，不輸水泥地，排水良好；為秋收晒穀和兒童遊戲的地方，也是我們集合和在隊上操作之所；天井和住房間的迴廊，約寬三公尺，是學生的代用

飯廳和雨天的操場；房屋多為木柱籬笆建成，粉以白灰；內牆上半部為宮殿式鏤空木格，下一公尺為木板，看去有古典氣派，四周外牆，並非每室均設窗戶，只有大門和後門各一，原因在防盜。

總隊所屬八隊都在大操場鄰近小山脚，我屬三大隊第九中隊，為這個大家庭的老么，大隊長為黃金鏜中校，與學生很少往還，第九中隊長劉伯鑾上尉，軍校十六期，副中隊長龍宗澤上尉，三個區隊長、九個班長，區隊長為軍校十八、九期，班長為軍校二十期步科，分發來隊不久，他們是抗戰後期最艱苦時從軍，受訓時間短，一般水準也較差。有少數人偏執而又私心重，彼此喜歡鬥點小意氣，常在對方的學生身上發洩。他們穿的是黑色的英製磨瘡皮鞋，皮面凸出小圓點，很沉重，他們喜歡在學生隊伍後不要任何理由地踢上一腳，「中獎」的總會痛上一兩天。在我們入伍期中，隊上官長大部晉升了一級。

第九中隊位於大操場東方山脚，須跨過雅溪前進三里近巴岳山的獨立院子，為距離大操場唯一最遠單位，每天早出晚歸，休息的時間也相對的少些。大操場約一平方里，司令台在左邊靠山，對面鄰大足公路方向的操場邊緣為木馬、獨木橋、爬桿、單槓、平台等器械操場地；大操場為總隊全體每天會操處，大隊、中隊、區隊、班，各據地盤，一片片一圈圈在動、在轉、在叫，遠看像成羣成組的螞蟻。

不動姿勢練得辛苦

受訓時，不動姿勢訓練好苦，抬頭、挺胸、兩目平視、收下頷和小腹、兩掌緊貼褲縫、膝蓋和脚跟靠攏、脚尖成四十五度，一個標準的立正姿勢，必須全身用勁，手背稍翹、臀部兩側胯骨的肉微凹，官長隨時會在後面用右掌插入你的脇下或大腿縫向下猛劈，如你的手掌和膝蓋被劈開，或是扶的槍被搶鬆手，那你個人出「特別操」的機會是不可避免的。

所謂「特別操」，是大家休息的時候，你個人必須重複操作到他滿意為止。

出特別操的時間，常是下課後十分鐘、午睡、或是晚點名後。四小時頂着太陽出操，沒有水喝、休息只是原地不出列自由活動，沒有小便的時間和地方。有些聰明的同學，他們早上儘可能吃乾的，少進流質，出門前，小便也一點一滴不留地用力擠光。

尿在褲襠無人取笑

我們發的槍，是接收日軍的三八式步槍，每支重達七斤十二兩。十七、八歲的大男孩，揹了四個小時後，真比千斤還重，右肩都被壓歪。事隔三十多年，我的兩肩尚保留不平正的狀態。在喉嚨冒烟、精疲力盡之餘的回隊途中，我們還要隨着值星官大聲數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」，或唱軍歌，那一班的聲音小了，便被判為「差勁」，別班的人解散下裝休息，那班的區隊長、班長則認為是單位的恥辱，輪番「轟炸」。許多人把小便解在褲襠裏已不是新聞，同學彼此間絕不會取笑，只有關懷和同情。

汗水出多才能結實

我們這一期的同學，入伍在勝利後的三十七年四、五月開始，DDT早已問世，臭虫也已被殺光，亦算有福。九隊沒有鹽洗場，天雨不便，開訓後的一個週日，每人帶刺刀，由值星官領着上巴岳山克難伐木，樹是有主之物，自動免費砍伐發生了糾紛，強悍的山民將一位倒楣同學捉去，值星官找上鄉民代表，騙他下山，到隊後將之軟禁，對外死不認賬，最後山民把捉去的同學自動送回，並說盡好話，等鄉長走後才悄悄把他放了，這位鄉民代表被揍了一頓，心雖忿憤，也莫可奈何，「秀才遇着兵」即此之謂。

吃飯時不可發出聲響或說話，吃飯後地下不能發現有飯屑菜渣，否則值星官一聲哨子，全體連坐，放下碗筷，在院子裏跑五圈後再吃。記得有次一位同學不小心，將飯碗掉在地上，值星官罰他匍匐前進，那時正是八月晒穀子的時候，穀芒插滿了他的兩肘，血肉模糊，真慘！官長說，隊上的菜不太好，比較前期的情形，每人自掏三元加入，誰能不同意呢？雖然我們每天汗水出得多，因為營養好，睡眠足，所以每個人身體都是古銅色，肌肉堅實而發達。

隊上廁所距營房約三百公尺的左上方山坳，下課十分鐘小便必須快跑，雨天如廁最苦，經大家踐踏後滿路黃泥，那時門前尚無設置擦鞋墊的構想，在青色光亮的三合土地面上，大家一不小心，就會印上腳印把它弄髒，這樣惹下的禍便大了，真是吃不完兜着走。

值星官曾帶着我們，把去廁所的路右側小山，闢作公園，在除草整地中，我們又挖出墓道骷髏。這個地方，距寢室不到六十公尺，原以為遠離暫二隊後，可以清淨一點，誰知鬼魂的魔影，又接踵而來，真正苦也，苦也！

四川鄉野並不平靖

勝利後的四川鄉野，並不平靖，夜空時逸疏落槍聲，風聞土匪要來我隊摸槍，衛兵加發十發子彈，加派複哨，並作多次夜間搜索演習，從巴岳山脚與丘陵間鄉道前進，上大足公路繞返，黑夜中一樹一石或破空的冷槍，對我們這些尚是半個老百姓的入伍生而言，都够驚心動魄。

我們的學生服，是陸軍通用的黃平布，透空可以看到布外事物的朦朧輪廓，大得差不多的人部必須自費修改。冬棉服內的棉絮，向衣袖、衣擺、褲脚處集中，這些地方就像裝了東西的袋子。夏天，學生派人上重慶自費定製白卡其運動服，上面印有隊徽、號碼，並定製半統馬靴，也購買了一雙戰後流行的回力球鞋，這種鞋遠不能和目前的運動鞋比擬。鞋子須經常保持清潔、黑白分明。不但是馬靴，尤其是球鞋，晚間睡覺時脫下後，一室十幾二十隻臭鞋，怪味充棟，好在一天太辛勞，躺下就酣睡，久居鮑魚之肆，見怪不怪，也不知惡臭了。

受訓前三個月，除公差或當上員生消費合作社負責人，沒有外出的機會；三個月以後週日放假，也是在環境清潔、槍枝、內務檢查合格，才能享受。檢查時，值星官從褲袋中掏出他的白手

帕，在床架，窗櫺上擦拭，槍枝也是如此，對光打開槍機，從槍口下望，膛內有點灰星就不行，槍面要看起來油亮，擦起來沒油，他的白手帕不能有私毫異色。所謂內務，是床上棉被、被單包着的褥墊，必須按規定尺寸，疊得方方正正，像利刀切下的豆腐，有稜有角；床下臉盆內牙缸、牙刷、牙膏和肥皂，方向位置都統一有制，不得錯亂。以上任何一項如不符合要求，必須再擦再整，讓他點頭方可。但在值星官認為滿意時，已常是日落西山、彩霞滿天，應當回營的時候了。

陶杯喝茶一口叫苦

記得我入伍後第一次休假，就好像中了第一特獎般的高興，我和鄰兵江西老表胡君同去銅梁城遊玩。在舊市壩到縣城的大足公路，冷冷清清的沒有任何車輛可攔截搭載，總隊的公務車很少，並且規定學生不可乘坐。我們也只好循俗勞動自己的十一號車健行，經過了三個月的訓練，十八里路對我們已不構成任何威脅。當走出總隊不遠，再看到精神堡壘的對聯，也期望能順利通過這艱辛的第一關。途中我們在路邊茶館小憩，看到人家用半個拳頭大的小紅陶壺，把一滴滴的茶汁注入拇指大的陶杯中，細細地啜，我們也開洋葷叫了一壺，杯子實在太小，一杯傾入口內，發覺奇苦無比，趕忙吐出，土著茶客看了哈哈大笑；原來這種鐵觀音不能牛飲，只能用唇和舌尖品嚐。我們在縣城各處玩够了後，上館子午餐，叫好菜，特別叮嚀公師（茶房）放辣椒，在公師的一聲「加紅」下，端上桌的菜真是滿堂紅，我們

這兩個湖南、江西人，大呼過癮，但離家後已少食辣椒，到晚間方便時就嘗到了大快朵頤後的苦果。在同營時，我們商定坐滑竿。滑竿也者，是川人順應山路的一種交通工具，原理上和其他省份的轎子不相上下，兩根竹竿間載人部分，像今日台灣的竹製活動躺椅，只是沒有鉛桿架子罷了。兩人抬着，客人臥着的角度，會隨地形重心自動調整和晃動，但綑久了，背脊骨會磨痛，尤其是腰部的幾節。

每天早上起床號一響，室內只聽到內務板整豆腐塊的卡卡響聲，不准講話；第二步着裝，打裹腿是件頭大的事，三個人字花必須結在正面規定尺寸處，打得鬆，不久便會下墜；緊了，使你行動維艱。接着跑到百公尺外洗漱，到三百公尺處的廁所大小便，回頭帶上盥洗具在床下擺妥，已是集合號響的時候，這一切都須在十分鐘內做好。動作緩慢的同學，常提前起床着裝、捏稜角，但照規定是不許的，只能悄悄行之，所以天才朦朧發亮，即會見蚊帳內黑影晃動，蚊蟲飛舞，此起彼落，生活緊張透了。

體能訓練胆大心細

體能訓練無巧可取，必須胆大、心細，木馬從跨腿跳至並腿跳、翻身跳，單雙槓的立臂上、舉腿上、車輪上、翻身，平台從立臂上一公尺半、兩公尺半、三公公尺半跳下，不敢跳就推下，過獨木橋是最驚心的一項。獨木橋是在平地架起約五公尺高、四十公尺長的四十公分粗正方木頭，丁字木三點支撐，兩端有一碼寬平台、樓梯上下

，立在上面有已接近上帝、孤伶空寂的感覺，你必須這端上，走過去，在那端下，胆小的，爬也得爬過去。記得有同學不敢走，逼得無法不搖呀規的向前走，沒幾步，掉下去了，馬上送院治療，治療後回隊，仍得走過才算。那時空軍已實施賠償制度，我們在招生辦事處報到時，就先填介紹書、保證書，它淘汰你時好像一文不值，如你自退或逃走，那是誠心整你蓋章介紹、保證的親友，這時你也知道平日覺得不理想的生活，已花了國家一大把一大把的鈔票，那時，雖然流傳着「鐵打的營房，流水的兵」的說法，在空軍入伍生總隊中，却沒有聽到有誰自請退學或開小差的事情。

氣吞巴岳唱「我要笑」

蒼鬱的巴岳山，似比台北市看大屯山挺拔高峻，我們除了砍樹到半山一次，第二次為全副武裝旅次行軍，沿着石級魚貫上行，途中時遇運煤山婦錯身而過，她們攜的竹篋可裝兩百斤，年紀都在四十以上，膚色黝黑，滿臉風霜，她們將寬背帶置於前額，煤篋在背後，上身略前傾，弓背而行，休息時，反手將丁字杖撐於篋底，可暫時釋荷直立小憩，續行下山。

行至半山右轉谷道不遠，有小街和緩坡空曠場地，那天正是趕墟日，山民甚眾，熙熙攘攘，挑着各家山產，以物易物，或換些零錢，甚為熱鬧。我們在上方坡地樹蔭下架槍休息，時炊事早已先到造飯，飯後自行活動。學生們三三兩兩穿梭於人羣，或買零食，或領略山野民俗。下午循谷道前進，從左下方下山返隊。巴岳山雖去了兩次

，都未及登臨山頂，欣賞煙霞山嵐，至為可惜！聽說沿這條石板道翻越，可至青木關，為先民古道，比循大足公路、渝蓉公路到青木關的路要近些。

我們這期同學入伍的期間延長到九個月，其中曾舉行了一次隊際游泳賽和歌唱賽。游泳在雅溪舉行。雅溪從大足而來，經舊市壩盆地東側流去，截水寬約三十公尺、水深處約三公尺。比賽以隊為單位，一聲令下，全隊游過河，等最後一人抵岸，依參加人數比例計分。唱歌比賽也是以隊評分，比賽完畢，九個隊大合唱「我要笑」，三部合

唱，真箇聲振四野、氣吞巴岳。歌詞也啓示了我們，面對橫逆，要不懼不憂、樂觀奮鬥。歌詞為：

我要笑！我要笑！
我們喜歡笑。
笑啦哈哈，
笑啦哈哈！
笑個痛快吧！
笑啦哈哈，

笑啦哈哈！
笑出眼淚來吧！
我們絕不哭喪着臉孔，
我們絕不皺起了眉頭；
面對着光明，我們要笑，
面對着死亡，我們更要笑
哈！哈！哈！
哈！哈！哈！

完

中外文 史叢書 衛挺生自傳

衛挺生著 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
定價新台幣玖拾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

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，湖北棗陽人，清末考取清華留美，學成返國，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、政治大學、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。大陸淪陷受聘菲律賓賓大學教授，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，翔實生動，要目有：我的早年：冒險進取赴日留學。東瀛奇遇見陳天華。內憂外患東裝返國。赴京趕考公費留美。從密大到哈佛。中國王孫——挨門賣書。葉公綽的懸賞徵文。南高師的者宿俊彥。九六公債內幕真相。從政閒話：任立法院財政委員。建議管制發鈔銀行。財部顧問國府主計。任教復旦主經濟系。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會議。重返書生生活：在香港和台灣任教。考證徐福出版專著。日本學者謾罵爭論。菲大三位中國教授。發表中菲關係文章。參加世界立法會議。居美後的研究著述。

中外文庫
之四十二

八十回憶錄

戴運動著 三十二開本四百多頁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本書是物理學大師戴運動教授的精神傑作，要目有：中大、金大、台大與我。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、大學生的責任、讀書方法、怎樣改進物理教學、如何研讀高中物理、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方法、基礎科學的重要性、中大遷校艱苦談、中大遷校中歷前後等篇，是一部學術生活新穎活潑的參考要籍。
定價一二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